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韓曰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載智伯貪而無饜身執于敗公之設為漁者對其指切一時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孫曰智襄子名瑤文子躒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共分其地以為邑范謂范昭子吉射中行謂中行文子荀寅○瑤音摇志益大合韓

魏圍趙水晉陽 孫曰貞定王十六年智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一無今字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鯋鱮鱣鰋者 集注詩魚麗于罶鱨鯋釋魚云鯊鮀也郭璞云今吹沙也詩其魚魴鱮鱮似魴而鱗弱魴鱮魚之易制者鱣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鰋鮎也四者皆小魚。鯊音沙鱮音敘鱣音邅鰋音偃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

門之下韓曰龍門山在同絳二州之間伺有鮪焉韓曰鮪大魚也形似鱣而青黑大者七八尺周禮春獻王鮪。鮪于鬼切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童曰魴赤尾詩魴魚赬尾是也魴音房從一作其字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龍之無角者孫曰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螭敕之切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童曰鰭魚脊上骨禮記羞濡魚者夏右鰭。鰭音耆顛倒頓踣音匐順流而下宛委冐懵懵心迷也牟孔切環坻潡而不能出童曰坻水中高也一曰小渚也潡水涌也。坻音穉潡音敘魚之大者幸

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燀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韓曰碣石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碣音竭求大鯨焉童曰鯨海大魚也說文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鯨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音交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澥海之別也孫曰楊子雲曰江湖之崖渤海之尾○渤音勃澥胡買切震動大海簸棹巨島童曰水中

有山曰島。擲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皓切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鷁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韓曰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鷁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孫曰晉靖侯之孫曰欒賓傳六世至懷子盈滅祁氏孫曰祁奚為晉大夫至孫盈滅羊舌氏孫曰羊舌職事晉至曾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

五卿補注五卿即范中行韓趙魏也嘗裂而食之矣韓曰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鮒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魏又裂而食之矣韓曰定公十二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脫其鱗鱠其肉童曰鱠細切肉也○鱠音檜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肩童曰鯤鮞魚子○鯤音昆鮞音而肩羊晉切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

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痞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豔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戲於晉陽其目動矣（童曰左氏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而主乃傲然（童曰傲倨也○傲魚到切亦作傲）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孫曰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不聽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伯之族惟輔果在○輔一作韓）段規深怨而造

謀孫曰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瘖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韓曰邯鄲趙所都○邯音寒鄲音單鬣摧於安邑韓曰安邑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鬣音獵胸披於上黨韓曰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韓曰中山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韓曰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為鱻為蕘鱻蕘二字出周禮○鱻音鮮蕘音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瘖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韓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

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趙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

補注集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為愚溪愚溪對作於永州明矣鼂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系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罪耶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厲惡也）中之者（中上聲）溫屯漚泄（張曰屯聚也屯徒渾切漚音毆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張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瀨音賴）連艫糜解（孫曰李裴云艫船前頭刺櫂處連艫言多也○艫音盧）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孫曰此蓋鱷魚也）乃仰噬焉（噬音逝）故其名曰惡溪（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陷也丁念切）及底而後止故其名

曰弱水韓曰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孫曰山
海經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溪環之注云其水
不勝鴻毛秦有水猗汩泥淖童曰猗偏引也淖亦泥也。猗舉綺切汩音骨淖汝教切橈
混沙礫視之分寸胎若睨壁。童曰胎直視睨邪視也胎丑吏切睨音詣淺
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孫曰詩涇以渭
濁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涇以有渭故見其濁故其名曰濁涇韓曰出原州
高平縣笄頭
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孫曰漢書地理志云涇
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
曰黑水孫曰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酈元水經黑水出張
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韓曰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弱惡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孫曰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祔也說文云編木以渡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補注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云不見子柳子餘愚汚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

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孫曰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心晉吳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韓曰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蜃屬說文蛤也○螺盧戈切蚌步項切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張曰闖馬出門貌○闖丑禁切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式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盪亦放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孫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呂梁今在彭城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孫曰詩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守宮也○蜴亦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韓曰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孫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張曰弔失國亦曰唁見穀梁傳云○唁宜箭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固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

名（孫曰羣比謂羣黨）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責也○偲思相切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章曰詩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眥目眥也○眥疾智才詣二切）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

休矣補注黃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眥長歌過慟哭而戚戚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兼對

孫曰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孫曰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孫曰兼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

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寃之蓄貲足慾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孫曰文十八年左氏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注云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然而卒入為郎中孫曰元和初入為刑部郎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孫曰自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乃死孫曰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兼卒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

離令韓曰鍾離縣屬濠州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訣曰狀其僚之過惡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惡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童曰惴憂懼貌○惴之瑞切以俟譎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施施自得貌曰州君將我除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櫝令終不得面罵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訣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識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蔡夢弼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録之於楚辭按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歴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乃假天以爲言焉故作天問子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夢弼嘗苦其文義不次聱牙難讀今取楚辭屈原天問章分句析以條于前仍以子厚之對繫而録之博究其用事之從出證以傳記音而訓之庶使問對兩全以便稽考焉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曰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逸曰言天地未分溷沌無根難考定而知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王逸曰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王逸曰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為王逸曰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韓曰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韓曰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曶黑晰眇蔡夢弼曰曶呼骨切說文出气詞也從曰象气出形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嚴有翼曰曶黑微昧也晰之列切明也往來屯屯蔡曰屯張

倫切難也易屯卦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

厖昧革化蔡曰昧音妹易天造草昧注造物之始始於冥昧

惟元氣存而何為焉韓曰謂日月晝夜陰陽晦明惟元氣存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曰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元注引穀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為天地人非也

吁炎吹冷蔡曰冷音零清也字又從冫音同集韻吳人謂氷曰冷澤交錯而功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曰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蔡曰圜與圓同說文圜者天之體也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蔡曰沓徒合切積也九九者老陽積陽為天故曰沓陽而九九也

轉輠渾淪蔡曰一作轉輠一作運輠輠胡果胡瓦二切車轂轉貌禮記雜記關轂而輠輪者又胡鼎切迴也渾音魂淪音倫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蒙以圜號韓曰謂天圜九重則陽數也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王逸曰言天有九重而誰功力始作之耶

對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曰斡轉維綱言天晝與夜之轉旋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後可以意求之

對烏徯繫維蔡曰徯戶禮切待也淮南子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注四角為維也乃穈身位蔡曰穈恐作靡無極之極蔡曰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滜瀰非垠蔡曰滜毋朗切瀰民卑切又莫爾切滜瀰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大焉韓曰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也植中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恐未必然也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曰言天有八山為柱背何當植東南不足誰虧缺之蔡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八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對皇熙亹亹蔡曰亹戶禮切易成天下之亹亹者胡棟胡宇完離不屬蔡曰完一作宏屬之欲切附也下同焉恃夫八柱韓曰謂天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曰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韓曰九天雖用為九而對以為不然也

問隅隈多有蔡曰隈烏回切說文水曲隩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誰知其數王逸曰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别無隈無隅曷懵厥列韓曰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又眉登切惛也又毋總切心亂也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王逸曰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别乎洪興祖曰左氏傳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所會爲辰

對折篿剡筳蔡曰折食列切斷也篿音專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剡音琰削也筳音廷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注筳竹筭也後漢方術傳挺篿折竹注挺八段竹也音同折一作析午施旁豎蔡曰午謂交午也鞠明究曛蔡曰曛許云切日入餘光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韓曰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對規燬魄淵蔡曰燬音毀裂也規燬魄淵謂日月也太虛是屬棊布萬熒蔡曰熒謂列星也咸是焉託韓曰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棊熒無所託也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蔡曰湯與暘同汜音似水涯也或音凡或音泛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淪于蒙谷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嚴有翼曰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聳而南下故北極常不沒南極常不見其轉如車軸日月星辰常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

側蔡曰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韓曰謂日猶輪旋軸奠烏可窮其出次次于谷汜也○汜音凡又音祀又音泛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對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韓曰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對爕炎莫儷音麗偶也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韓曰謂日

之夬光莫並唯月明既極則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中而顧望乎蔡曰菟與兔同

對云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韓曰謂月中有兔云陰之所感也蔡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于卯上卯兔也其形入于月中遂有是形崔豹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曰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韓曰漢成帝紀應劭注晝室畫九子母或曰即女歧也

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王逸曰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調和則厲鬼與此二者常何所在乎

對怪瀰冥更蔡曰瀰民畢切又莫爾切水貌一作濔又作沴與沴同並徒典切陰陽氣亂曰沴集韻引莊子陰陽氣有沴又郎計切說文水不利也集韻引五行傳若其沴作又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意不和意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韓曰謂氣乖則致厲氣和則致祥非有定處也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對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在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嚴有翼曰繆音糾躔澄延切謂日月行也蔡夢弼曰繆音了說文躔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繆繞玉綏注繆音蓼繆繞相躔結也蒼龍之寓而迋彼角亢蔡曰迋具往切欺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問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韓曰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

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爲天田主刊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録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王逸曰汩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言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

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曰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蔡曰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對惟鮌讙讙蔡曰鮌音衮禹父名尚書作鯀按集韻混字韻内出鮌鯀鯀三字通作鯀即無鮌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遺記云夏鮌理水無功沈於羽川化爲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横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

於魚字為鮌字誤女交切說文恚呼也

鄴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圯韓曰謂鮌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圮部鄙切毀也

后惟師之難矉頞使試韓曰謂四岳舉鮌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矉恨張目也頞鼻莖蹙頞也蔡曰矉音頻與顰同又音賓恨張目也頞音遏

問鴟龜曳銜鮌何聽焉王逸曰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鮌何復能不聽之乎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堯也言鮌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曰永長也遏絕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韓曰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舉也漢書以招人過蔡曰堙與湮同音因塞也說文沒也招音翹集韻舉也尚書洪範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蔡曰胥羊晉切嗣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蔡曰考謂禹之父鯀也喙吁穢切說文口也○鴟與鴟同

問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鯀子也言鯀愚很腹而生禹禹少見其所

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王逸曰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逸曰何言禹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 韓曰謂鯀既殛于羽山蟲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蔡曰蘖音渠集韻芙蘖荷總名謂荷之生於淤泥中以喻禹之生於鯀也

胝躬躄步 蔡曰胝當作胝同張泥切皮厚也一曰繭也說文胝腄也腄株垂切瘢也列子楊朱篇身體偏枯手足胼胝躄必益切又蒲結切跛也楊子巫步多禹注謂姒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

橋楯勱踣 潘緯曰橋音蹺丘遙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檋注一

作橋音同權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切楯勑倫切說文車約𨊠也書予乘四載注泥乘楯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泥行乘毳注泥行所乘者又橇字通作楯同勑倫切注禹治水所乘者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曰橋一作權一作樏或作梮勤夷世切又音曳勞也踣蒲墨切說文僵也勤踣謂勞劇而頓仆也踣一作路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蔡曰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夏紀禹傷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疇類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

受是玄寶蔡曰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韓曰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震蓋其父之

惡皷九疇錫玄圭唯繼鯀之民而不法其謀也

問洪泉極深何以窴之王逸曰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

對行鴻下隤蔡曰隤徒回切說文下墜也厥丘乃降焉填絶淵蔡曰填與窴同音田塞也然後夷于土韓曰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填塞蔡曰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九淵以為名山今子厚之對以為不然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新添竹坡周少隱楚辭贅說曰子厚對亦是以墳為分字當讀如憤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韓曰謂從民之

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蔡曰墳符吻切墳言土脉憤起也九州之土不同因以定貢藝故有上中下之差焉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王逸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

對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 畚音本鍤測洽切 而欺畫厥尾 韓曰蓋以王逸注神龍之事爲不然也蔡曰畚音本說文斛屬蒲器也左氏傳寘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筥屬鍤測洽切鍫也山海經圖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者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問鯀何所營禹何所成王逸曰言鯀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圜燾廓大蔡曰圜與圓同說文天體也燾徒到切說文溥覆照也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慁天極韓曰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蔡曰隕羽敏切說文從高下也慁胡困切辱也擾也列子共工氏子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問九州何錯蔡曰錯倉故切置也川谷何洿王逸曰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以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蔡曰洿叶音戶

對州錯富媪蔡曰媪烏浩切說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注坤爲母故稱媪也爰定于趾躁川靜谷蔡曰躁則到切說文本亦作燥先到切說文乾也形有高庳蔡曰庳音婢又音畀短也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

對東窮歸墟蔡曰墟當作壚同丘於切說文大丘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又環西盈脉穴

土區而獨濁濁清清墳壚爘疏蔡曰爘當作燥墳房粉切土膏肥也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尚書下土墳壚注下者壚壚疏也滲渴而升蔡曰滲所禁切說文下漉也充融有餘泄漏復行蔡曰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器運湫湫蔡曰湫音悠水流貌又何溢為韓曰謂九州川谷錯涔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王逸曰脩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蔡曰鴻洞並音去聲鴻大也洞通也而課校脩長韓曰謂不可計其孰脩也○一本無校字蔡曰淮南子闓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内有長短極内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隋洪興祖曰隋音妥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北隋長其廣差幾何

對茫忽不準孰衍孰窮韓曰亦謂不可計其孰衍也

問崑崙縣圃其凥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蔡曰凥一作居水經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

一名天庭
凥丘刀切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　蔡曰禹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蓬首虎齒爰處爰都　蔡曰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戴勝而處者名王母也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也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　蔡曰增與層同才登切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八寸東方朔十州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

城靣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説不同誕實未詳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逸曰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蔡曰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對清溫燠寒蔡曰清七政切寒也燠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濕南方熱氣化猶然也迭出于時時之丕革

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通氣焉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門猶當開啓豈元氣之所通蔡曰辟通作闢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

此出也

對辟啓以通茲氣之元韓曰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蔡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注曰即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蔡曰燎力照切照也爰北其首蔡曰首手又切嚮也九陰極冥

厥朔以炳蔡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

是謂燭龍文選雪賦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逸曰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也蔡曰廣雅曰御日曰羲和月御曰望舒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淵又灰野之山有樹赤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韓曰謂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逸曰暖溫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者乎

對狂山凝凝蔡曰凝元注音嶷魚力切山海經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狂水出焉冰于北

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蔡曰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方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氷雪霰霜露漂潤羣水之野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 王逸曰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 洪興祖曰文選吳都賦雖有若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跳之按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石林當在南方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

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蔡曰嘐火包切說文誇語也通作咬注鳥聲也山海經鵲山有獸類獮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問鳥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雄獸以

戲遊者乎蔡曰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也

對有虯蟉蛇不角不鱗蔡曰虯渠幽切廣韻無角龍也又居幽切諸韻並作虯蟉蜷上於危切一作委音同下余知切嬉夫玄熊相待以神詩委蛇委蛇注行可以從迹也

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曰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倚何所在乎蔡曰虺許偉切惡蛇也爾雅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蹏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有牙最毒儵一作倏並音叔說文走也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元注曰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蔡曰按王逸注儵忽電光也又招魂南方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注儵忽疾急貌考之楚

辭兩處正文意義但為迅疾貌而王逸之注自相戾此子厚之對直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而言故謂王逸為電光非也然按莊子乃寓言耳子厚引之以為證恐非屈原本意也

問何所不死死一作老長人是守王逸曰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嵎之山也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蔡曰員與圓同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

封嵎之守其橫九里蔡曰嵎音隅封嵎二山在吳楚之間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隳會稽獲巨骨焉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

氏何等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氏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横九里

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王逸曰九交道曰衢言萍草寧有生於水中无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蔡曰枲相里切爾雅釋草有枲麻麻有子曰枲疏麻一名枲

對有萍九歧厥圖以諦 元注曰山海經多言其枝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蔡曰萍一作苹並音平説文蓱也无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經宣山上有桑焉其枝四衢注枝交

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樹枝交錯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為生九衢中謬矣

浮山孰產赤華伊枲 元注曰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 王逸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蔡曰靈或作一骨或作大

對巳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巳號 蔡曰覿一作覿山海經南海內有巳虵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文選吳都賦屠巳蛇出象骼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嚴有翼曰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按黑水出張掖雞山自三危山南流至文單國謂之扶南江至奔陀國入于南海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王逸曰言僊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窮止也洪興祖曰黃帝素問上古有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有至人益其壽命而强者也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也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何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蔡曰漫汗上莫官切下河干切或並音去聲淮南子俶真訓至德之世徙倚于漫汗之宇注漫汗無生形又道應訓盧敖遊乎北海見士焉玄鬢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笑曰吾與漫汗期

于九垓之外不可以久舉臂而聳遂入雲
中敖仰視之弗見注漫汗不可知之也

問鯪魚何所魌堆焉處

王逸曰魌堆鯉也一云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魁堆奇獸也蔡曰魌渠希切堆都回切

對鯪魚人貌邇列姑射

蔡曰鯪音陵射音亦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僊人焉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風土記鯪魚腹背皆有刺如五角菱非王逸之註所謂鯪鯉也

魌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元注曰堆當為雀魌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為奇獸誤也蔡曰山海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魌雀食人子厚注謂堆當為雀按集韻鶌雀屬同都迴切則魌堆即魌雀也

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也蔡曰羿五計切堯之射官也彈音畢說文射也或作彈解胡買切散也又佳買切判也按子厚之對改烏為鳥則彈日解羽遂成兩事若用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說證之則烏當如字讀義意雖通則問對之言各相戾也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羿射十日中其九大澤千里羣鳥是解元注曰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如因配上句改為烏也蔡曰按山海經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解其羽子厚用此以為對故改

鳥爲鳥則與屈原之問上下二句各是一事義不相配也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曰言禹引治水道娶嵞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蔡曰鑫與塗同說文會稽山也閔妃配合蔡曰配一作匹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者憂无紀綱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不啓也蔡曰鼂音朝朝暮之朝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以厭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耳

對禹懲于續嵞婦亟合 蔡曰亟許力切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胈離厥膚 蔡曰胈蒲末切膚毳皮也莊子禹治水腓無胈

三門以不眂 蔡曰眂善旨切與視同後同孟子滕文公篇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呱呱之不盡 蔡曰盡迄力切傷痛也

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 蔡曰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中一作于

民攸宇攸塈 韓曰謂禹娶嵞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飽快一朝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蔡曰宇一作字塈當作塈息也詩泂篇民之攸塈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字養而安息也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王逸曰益禹賢臣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言

禹以天下禪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蔡曰蠥一作孽憂也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云卒然離蠥

對彼哌克臧俾姒作夏蔡曰姒詳里切禹姓也史記舜紀帝禹為夏后而別姓姒氏

獻后益于帝蔡曰孟子萬章篇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歸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者

曷戚曷孽韓曰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此天意也初何憂焉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王逸曰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而伐之也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王逸曰射行也鞫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于窮惡故啓誅之並得長無害於身者也蔡曰鞫音菊窮也

對咶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竟窮聖庸夫孰克害韓曰謂啓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蔡曰害協音曷傷也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王逸曰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蔡曰降協音洪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遑溺踐埆蔡曰埆巨志切堅土也休居以康食蔡曰康食安食也姑不失聖天胡

往不道棨曰一無聖天二字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曰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宮商之旨備其禮樂也棨曰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故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注夏康啓子太康也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張曰堪輿地也呻音申辨同客之序帝以貸嬪棨曰貸莫侯切義未詳嬪音賓又音頻婦也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王逸曰勤勞也屠裂剝也言禹腷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洪興祖曰禹以勤勞修鯀之功故曰勤子也

對禹毋產聖何疈厥旅蔡曰疈普逼切判也裂也旅當作膂字林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疈剝母背而生疈音疈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拆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彼淫言亂噣蔡曰噣陟救切口也與咮同聰聝以不處蔡曰聝古獲切耳也韓曰謂无此理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也蔡曰羿五計切此乃有窮之羿非堯時羿也左氏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牝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對夷羿滔淫蔡曰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割更后相蔡曰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五弔

切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韓曰謂夷羿殺夏后相非天意也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曰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蔡曰謂堯時羿非有窮之羿也淮南子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

對震鶮厥鱗蔡曰鶮古老切白也集矢于睆蔡曰睆華板切字當從目從完說文大目也肆叫帝不諶蔡曰諶氏林切誠也失位滋嫚蔡曰嫚莫晏切說文侮易也有

洛之嫮蔡曰嫮胡故切好貌馬妻于狡蔡曰妻七計切女嫁人也

問馮珧利決蔡曰馮音憑珧音姚封狶是射王逸曰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狶神獸也言羿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蔡曰狶虛豈切通作豨方言豬謂之豨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射封狶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蔡曰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封豕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斷脩蛇於洞庭擒封狶於桑林按此言有窮羿亦封狶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氏昭公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蔡曰夸音誇大言也夫音扶語助也鼎狶以慮飽馨膏腴帝

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蔡曰台音怡我也而濫厥福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蔡曰浞食角切寒浞也何羿之射草而交吞揆之王逸曰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蔡曰戕音牆殺也左氏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之使為己相浞行淫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家臣逢蒙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荒棄于野

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韓曰謂浞謀殺羿羿徒射其弧矢而不悟也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曰阻險也窮窘也越度越也言堯放鮌羽山鮌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王逸曰活生也鮌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哉蔡曰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晉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為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能為是益能非入水之物

對鮌殛羽巖張曰禮部韻鮌音袞注云禹父名今從魚詳上文乃是鮌字化黃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王逸曰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營為也言禹平治水

土萬民皆得耕種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蔡曰秬音巨黑黍也蒲即蒲字蒲水草可以織席雚音丸與萑同亂也或作雚非

對子宜播稙穉蔡曰子一作予稙徵力切又時力切先種曰稙一曰長稼也穉音雉後種曰穉一曰幼稼也詩閟宮稙穉菽麥

于丘于川維莞維蒲蔡曰莞胡官切又音官說文草也可以為席維菰維蘆菰音孤蘆音盧不徹以圖民以讙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王逸曰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鮌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鮌惡長滿天下也洪興祖曰言禹平水土民得種五穀矣何由鮌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也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韓曰激一作徼非是魯國語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韓曰謂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蔡曰左氏昭公七年鯀化為黃熊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蔡曰蜺一作霓雌虹也茀音弗疑作霈說文雲貌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

陽氣則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曰言崔文子取子僑之尸置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對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褫操戈蔡曰褫丑介切奪衣也操倉刀切持也

猶懵夫藥良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終烏號以游蔡曰號乎刀切呼也奮厥

篚筐留漠莫謀蔡曰留呼骨切出氣詞也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對幽陽潛爨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蔡曰撰雖綰切具也

對氣怪以神及有奇軀脇屬支偶蔡曰脇虛業切兩尸膀也屬音燭連也

帝之隅

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曰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蔡曰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无所連

箸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方萬歲一交焉五十始峙而不動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王逸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鼇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鼇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此山乎洪興祖曰言鼇在海中負山若舟之負物令釋水而陸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焉

對要釋而陵蔡曰要當作惡音烏何也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蔡曰窄則格切狹也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問惟澆在户何求于嫂王逸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无義淫泆其

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蔡曰澆五弔切一作乔五耗切寒浞子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狱澆而斷其頭

對澆嫪以力蔡曰嫪音勞妬也又郎到切說文姻也聲類婟嫪戀惜也凡麀聚之蔡曰麀音幽牝鹿也禮記故父子聚麀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女歧澆嫂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止宿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曰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無既裳二字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對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蔡曰癸居誄切桀名也傴委羽切拊斐甫切傴拊謂矜憐撫掩之也尚書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蔡曰詰去吉切問也餉式亮切饋也尚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孟子滕文公篇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

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嚴有翼曰言成湯欲變改夏桀之衆何以傴拊而厚之殊不知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所謂以詰仇餉是也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曰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過戈按此則取斟尋乃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厚亦以康復舊物為言承逸之誤也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小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

而得妹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蔡曰妹莫撥切嬉一作喜許其切晉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

對惟桀耆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韓曰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棄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蔡曰淮南子本經訓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鱞王逸曰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鱞言舜為布衣憂憫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鱞也蔡曰鱞古頑切獨也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王逸曰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親附乎蔡曰孟子云舜不告

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又云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氏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逸曰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之所終非虛意也

對瞽父仇舜鯀以不儷韓曰謂瞽父仇舜而鯀在下堯以二子妻之也蔡曰儷音麗偶也

堯專以女蔡曰女尼據切以女妻人曰女尚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劉向列女傳二女娥皇女英也

茲俾胥厥世惟蒸蒸翼翼蔡曰尚書堯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于媯之汭蔡曰媯居危切汭如銳切媯水之汭舜之所居也

問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王逸曰璜石次于玉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

箸必有玉杯玉杯必戚熊膰豹胎如此則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蔡曰璜音黄美玉也紂為璜臺知其必有亡之兆者箕子也淮南子本經訓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問登立為帝孰道尚之王逸曰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韓曰謂伏羲有德而民登以為帝洪興祖曰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

而圖之乎蔡曰媧古華切古風姓天子也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注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女媧氏人面蛇身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韓曰謂女媧之事為詭也

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无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王逸曰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實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

對舜弟眂厥仇蔡曰眂與視同畀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蔡曰史記舜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劉向列女傳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女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旣治廪旋階瞽叟焚廪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衣裳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犬齗于德蔡曰齗魚斤切疑當作猏犬鬬聲也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蔡曰鼻毗至切集韻有庳國名象所封道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畀並同音孟子萬章篇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倦遊録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岸有廟即象祠也

問吳獲迮古南嶽是止王逸曰獲得也迮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求採藥于是遂止而不還也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王逸曰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慶厥義以嘉吳國韓曰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蔡曰伯謂太伯季謂季歷雍謂仲雍也遜季一作遜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古公亶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凡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卒弟仲雍立

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羮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蔡曰饗叶音去聲歆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桀終以滅亡也蔡曰喪音去聲亡也

對空桑鼎殷謟羮厥鵠蔡曰列子伊尹生于空桑注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臼水出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无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致於王道惟軻知言𠷈焉以為不蔡曰軻孟子名也𠷈居莧切又音閑視也與醜同不與否同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萬章篇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洪興祖曰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仁易愚危

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蔡曰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虐后以劉韓曰謂以仁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蔡曰虐后謂桀也劉說文殺也揚雄方言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

傳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摯音至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説

王逸曰條鳴條也黎衆也説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説也

對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

韓曰謂相湯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

條伐巢放

蔡曰書湯誓篇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篇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仲虺之誥篇成湯放桀于南巢

民用潰厥疣

蔡曰疣于求切贅也

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韓曰謂鳴巢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説者也蔡曰書仲虺之誥篇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滕文公篇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説

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

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契者也蔡曰嚳苦篤切帝嚳高辛氏黄帝曾孫也喜協音去聲悅也

對嚳狄禱禖蔡曰禖謀杯切說文祭也古者求子祠于高禖契形于胞蔡曰契私列切說文高辛氏子字與禼同胞音包又音抛說文兒生裹也胡乙鷇之食蔡曰乙通作鳦玄鳥也鷇居候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吞者乙卵即非鷇也字恐當作瞉克角切卵也而怪焉以嘉韓曰謂嚳狄禱禖得契於乙鷇何有也蔡曰史記殷本紀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簡狄配高辛氏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佑之以為民主也黎曰子厚之對以該為蓐收然以下文恒秉季德求之則恒既非人名則該豈人名乎子厚之言亦自相戾也按該兼也言啓能兼大禹之末德也

對該德脩孝一作考蓐收于西元注曰該為蓐收王逸註誤也爪虎手鉞

尸刑以司慿蔡曰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注蓐收金正也該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蔡曰按尚書甘誓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滅有扈者啓也非少康也又左氏傳襄公四年少康滅澆于過則滅澆者少康也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為少康殺澆滅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氏子孫遂為牧豎也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蔡曰踣蒲墨切僵也逸注非是子厚之對豈非亦承其誤歟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蔡曰狃女久切相狎也尚書大禹謨篇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問平脅曼膚一作受平曼膚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對辛后騃狂蔡曰辛謂紂也騃五駭切童昏也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壽寶被躬焚以旗之蔡曰史記殷本紀武王伐紂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

乎一作其爰何逢洪興祖曰言有扈之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也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

對扈釋于牧力使后之韓曰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民仇焉寓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寓一作寓啓牀以斮蔡曰斮測畧切斬也韓曰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啓擊之於牀而殺之也

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王逸曰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於百姓也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蔡曰朴匹角切說文特牛父也夫惟陋民是冒而王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帀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王逸曰昏闇也循遵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泆無恥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獨不愧也

對解父狄淫遭慼以赧蔡曰解胡買切父方武切赧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父有無恥淫泆之行也韓曰謂遭愿慼之婦寧有不愧赧也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蔡曰劉向

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之一章又曰為我歌其二乃歌其二章大夫曰其棋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共為淫佚之惡欲其危害舜也蔡曰兄協音去聲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王逸曰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謀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

對象不兄龔 蔡曰龔居容切集韻與恭同說文肅也 而奮以謀 奮一作肆 蓋聖

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蔡曰劉向列女傳瞽瞍與象謀殺舜使舜塗廩瞽瞍焚廩使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舜潛出孟子萬章篇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韓曰謂象雖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庳以紹厥愛也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對莘有王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韓曰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

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急去无反居无幾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對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蔡曰蝎胡葛切木中蠹蟲又許竭切喙鳴不良蔡曰喙竹救切說文口也以詭正晝邑以墊蔡曰墊都念切溺也孰譯彼夢蔡曰譯夷益切傳言也事見列子注見前韓曰對之意以為不然謂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晝邑以

摯而伊尹生也

問湯出重泉夫何辠尤王逸曰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法之不審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蔡曰挑徒了切倉頡篇挑招呼也或音他凋切撓也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蔡曰重傳容切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違虐立辟蔡曰辟婢亦切法也實罪德之由韓曰謂湯之行與桀異桀故囚之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韓曰謂湯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啟之非湯之所忍為

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曰言武王欲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蔡曰鼂與朝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篇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曰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是也

對膠鬲比祭蔡曰鬲音隔人音歷商之賢臣也比毗至切近也祭疑當作剺音釐說文剥也劃也

雨行踐期捧盎救灼蔡曰盎於浪切盆也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

得使萃之

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曰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新添楚詞贅說曰吕望周公覩相武王率師以伐紂心非不同也師至河上甚雨疾雷周公引軍而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何可馳也故曰叔旦不嘉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周少隱曰言周公何為始親揆度天命以告武王發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已殺商受旦又咨嗟自歎耶夫湯放桀武王伐紂其事一也孔子之論

部武獨以武為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咎以予有慙德且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則所以杜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豈無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固循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之大義哉為天下計也至于足周伐商之命而終于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因疑以問之亦足以見其能明周公之心矣

對頸紂黃鉞蔡曰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旦孰喜之民

父有釐嗟以美之韓曰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斂福錫命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德位安所施用乎

善雖若湯也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王逸曰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

對位庸庇民仁克涖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

韓曰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蔡曰圯部鄙切毀也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

王逸曰伐罷攻伐之罷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

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王逸曰言武王三軍樂戰並載馳載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獨何以將率之也蔡曰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鳧藻讙呼一作如鳥噪呼

對咸逭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韓曰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旨爭先而行前歌後舞皃藻讙呼奮擊其翼而不自知也蔡曰逭胡玩切逃也讙一本作譁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于楚乎比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

對水濱戕昭荆陷弑之蔡曰昭謂周昭王也左氏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載之

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繆迂越裳疇肯雉之**蔡曰後漢書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顧其德不能致乃南巡狩欲親迂越裳而求白雉焉

問穆王巧梅蔡曰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貪也集韻悔母罪切慙也梅母海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夫何為周流**王逸曰梅貪也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王逸曰環旋也言王者當修道德以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乎

對穆懵祈招蔡曰懵母亘切不明也招常摇切又音招逸詩篇名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左氏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没於祇宮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蔡曰史記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胡紿娛戴勝之歡觴瑤池以送謠蔡曰紿徒愷切欺也戴音戴禮記戴與戴同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注勝婦人首飾也穆天子傳天子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此所謂之送謠也韓曰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

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譏也

問妖夫曳衒何號乎市 王逸曰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

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 蔡曰襃姒周幽王后也史記周本紀昔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於是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傳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亡犇

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為褒褒姒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以褒姒為后後西夷犬戎遂殺幽王驪山下

對孺賊厥詵爰檿其弧蔡曰檿於簟切山桑木也弧音胡木弓也幽禍挐以夸蔡曰幽謂幽王也挐女居切牽引也憚褒以漁溪嗜蔑殺蔑莫結反諫尸謗屠孰鱗漦以徵蔡曰漦音癡龍吐沫也而化黿是辜蔡曰黿魚袁切似鼈而大事詳見史記周本紀韓曰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溪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之於妖夫化黿之徵也黿似鼈而大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王逸曰言天地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

者罰之

對天廸以蒙人厶以離蔡曰厶音私說文姦衺也韓非子曰倉頡造字自營為厶通作私一本作厶伊堯切小也厶當作幺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尸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儆幸良以九合逮孽而懷韓曰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蔡曰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

注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鄄十六年二十七年會幽
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
有九也孫明復尊王發微桓公之會十有五范甯所言
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
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
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會洮會鹹
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王逸曰惑妲已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王逸曰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諸本多無僇字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

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或作而賜封之金

對干異召死蔡曰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以觀其心

雷濟克后韓曰謂紂自惑亂棄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

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王逸曰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蔡曰梅音浼紂諸侯號醢音海肉醬

對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

韓曰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也蔡曰文謂文王也芮如銳切謂虞芮也鞫居六切說文窮理罪人也詩大雅綿之八章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曷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畊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持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醢梅奴箕

蔡曰淮南子淑真訓桀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史記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忠咸

喪以醜厚韓曰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譏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蔡曰篤一作竺爾雅竺厚也與篤同

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王逸曰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蔡曰燠音郁熱也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蔡曰棄后稷名詩生民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肅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史記周本記后稷其母有邰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冀冰以炎盍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洪興祖曰此與下文相屬馮如上文馮珧之馮言武王多材多藝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切一本作功

對既岐既嶷蔡曰嶷一作嶷魚力切詩克岐克嶷小兒有知識之貌宜庸將焉紂

凶以啓武紹尚焉韓曰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也

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王逸曰徹壞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徙以為天下大社也

對伯鞭于西蔡曰尚書西伯戡黎正義曰西伯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國在西故曰西伯史記殷紀紂以西伯為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政伐化江漢滸蔡曰滸音虎說文水涯也詩漢廣篇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易岐社以太蔡曰太音泰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禮記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岐嘗有社矣至武王誅紂然後能易岐社以為太社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

從焉

國之命以祚武韓曰謂文王之東政化行乎江漢之國易岐社以正天命也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文王始與百姓從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

對踰梁橐囊羶仁蟻萃韓曰謂民歸文王如蟻慕羶也蔡曰詩公劉篇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梁惠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嚴有翼曰公劉之居邠也居之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至太王為狄人所侵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則遷藏就岐乃王迹之所化也故歸市之衆如蟻之慕羶也莊子徐無鬼篇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對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蔡曰妲丹達切紂妃妲己也痛音敷又普吳切病也亟訖力切疾也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惑之毒痛四海故民皆亟去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王逸曰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王逸曰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一作上帝之罰

對肉梅以頒烏不台訴蔡曰烏恐作曷台音怡我也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并脯鄂侯

西伯聞之竊嘆紂囚西伯羑里淮南子
俶真訓紂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蔡曰癸疑當作紂按此正言紂事而云癸惡恐傳寫誤也韓曰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于絕而不續也珍與殄殄同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

王逸曰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乎○志一作識

鼓刀揚聲后何喜

王逸曰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蔡曰識音誌記也一作志喜協音去聲悅也

對牙伏牛漁

蔡曰史記齊世家太公呂望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出獵遇太

公於渭陽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河内汲人有屠釣之困

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眡顯光

蔡曰瞭盧皎切目明也眡與視同韓曰謂太公望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文王以心識之童曰瞭音了周官有眡瞭

奮力屠國以䏶髖厥商

蔡曰䏶音陛又必爾切股骨也髖音寬䏶上也前漢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䏶之所非斤則斧也注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

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

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逸曰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

民除害也

對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祖征韓曰謂武王伐殷欲救民於虐焰中在文王則慄慄危懼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得已焉也蔡曰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為主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何感天抑墜籀文地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對中諸不列恭君以雉蔡曰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雉經于新城之廟注雉經頭搶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胡螾訟蛲賊蔡曰螾音引又音演螾與蚓同蚯蚓也螾說文云蟲側行者蛲音要又音饒人腹中蟲

而以變天地韓曰以螾蛲二蟲譬驪姬之譖謂豈讒說何以變天地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祿命而生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

天下矣又何為至使他姓代之乎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胥怠以棄天又祐之韓曰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棄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下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蔡曰摯伊尹名也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王逸曰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也對光徵夢祖蔡曰光謂吳公子光即闔廬也夢莫公切謂壽夢也史記吳世家吳自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始益大稱王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卒傳至王僚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光父先立當傳至光乃陰納勇士專諸弒僚而代立是為吳王闔廬也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蔡曰彷蒲黃切徨音皇而勇益德邁韓曰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

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

問彭鏗斟雉帝何饗 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蔡曰鏗丘耕切饗叶音香歆也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王逸曰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其不壽恨枕高而睡遠也孫曰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而不衰籛音翦

對鏗羮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韓曰謂王逸所注為無是理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 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

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蠻夷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

蠭蛾微命力何固王逸曰言蠭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蠚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新添楚辭贅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所戰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蠭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蠭有毒而蟻好鬭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譏當時之事耳或謂原因見楚之宗廟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畫毒蛇怪物之類者故因以諷焉不可知也蔡曰蠭音峯蟻或作蛾蛾古蟻字蠚音若痛也

對螝蠽已毒蔡曰螝胡對切說文蠶蛹也古今字詁螝古虺字韓非子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蠽倪結切噬也**不以外肆細腰羣螫**蔡曰螫式亦切蟲行毒也博物志細

腰蜂無雌雄之類取桑蟲及阜螽之子抱而為己子也 夫何足病

問鷩女采薇鹿何祐 王逸曰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鷩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 北至回水萃何喜 王逸曰萃止也言女子鷩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

對萃曰偶昌鹿曷祐以女 韓曰對以為避禍得鹿亦偶然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 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嚙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囓犬弟鍼欲請之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王逸曰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也

對鍼欲兄憂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元注問云百兩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蔡曰鍼其鹽切秦后子也兩音亮車數也秦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罪秦伯也晉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 王逸曰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洪興祖曰薄暮喻年將暮也雷電喻君暴惡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辭也 厥嚴不奉帝何求 王逸曰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信神無如之 伏匿穴處爰何云 王逸曰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 王逸曰荆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

處女爭採桑于境上相傷二家怨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怨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怒不可長久也一無先字蔡曰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取兩都而去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 悟過改更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徵往事以諷耳

我又何言 王逸曰欲使楚王覺悟也

對答吟于野胡若之很。童曰很戾也○很户懇切 嚴墜誼殄丁厥任 韓曰閔原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 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 蔡曰咿音伊嚘音憂咿嚘歎也 忿毒意誰與 韓曰謂原伏匿草野尚與詞致情欲何為也 醜齊徂秦嗋厥詐讒 蔡曰嗋徒濫切與噉同說文食也 登狡庸咈以施 蔡曰咈甫物切違也 甘恬

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韓曰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于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用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蔡曰愎猶弼力扨很也罷讀曰疲勞也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久勝我也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蔡曰闔謂吳王闔廬也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

兵遂入郢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鬭穀謂虎為於菟名鬭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蔡曰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穀如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元注問曰爰出子文良令無此人但任子蘭也蔡曰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徒以其

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王逸曰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逐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

對敖吾敖之閼以旅尸元注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為楚賢人大謬蔡夢弼曰閼烏葛切塞也止也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立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為文王兄亦誤矣楚懷王為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彊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于秦此所謂旅尸也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誠予一作與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韓曰謂屈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本云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四